

女媧變身

作者 鍾喬 王識安

觀眾將走進一處由鐵絲網纏繞起來的封鎖區中。進場音樂結束後，舞台出現〈女媧變身〉的廣告影像(無語言、無文字的新版)。後接，唸歌詩人曾伯豪唸唱一段：〈牛卜吃草〉

牛卜吃草 改編自恆春小調

牛卜吃草坐草埔 有草毋草伊知路
草場可憐全爛土 金屬汙染無法度
今麻實在足飢荒 上山落海無食飯
較早種田渡過頓 到擔樹腳作眠床
小弟帶仔西瓜園 三頓都喝南風湯
人人苦一阮苦兩 無人像阮苦十全
第一煩惱家內散 第二煩惱子細漢
山窮海竭無通趁 空氣害阮全全癌
工業發展現代路 害阮失妻真艱苦
身苦病痛沒人好顧 親像目矧失明行無路

序章 鬼島

這裡是稱作「風盛谷」的一個被遺棄的村莊，遠近荒蕪一片，不見人煙與任何生息...陣陣海風聲夾雜著劇烈的機械齒輪絞動聲，侵襲進觀眾的耳際...；舞台上，映現一張經過變形處理的六輕398支煙囪的黑白影像，另一側是不斷緩緩浮現以下文字的字幕牆。待觀眾坐定，燈全暗。

「風盛谷」是一個河海交匯口的村莊，在「風之塔」長久排放神風以生產價值連城的「風之玉」下，導致作物衰敗，土地、河流汙染且村民紛紛因為血液病變而死亡。在人口漸漸因血液病變而離去的狀況下，形同廢村...值此之際，恰好讓「風之塔」有機會以鐵絲網將村莊圈地封鎖，轉變成人體血液與作物基改的生化實驗基地。

剛出道的自由寫作者迷娃，以寫作科幻小說在網誌發表而自得其樂。她坐台階前在，朗讀自己的作品，拿起一只蒙著沙塵的鏡頭...。Dr.w 的錄音檔案出現，他並且緩緩出現在陽台上。

迷娃：在那場核爆後的春天，整個島嶼完全陷入一片黑暗中，在探索隊經歷數十年的清理，確認幅射塵已漸漸埋入地底，並徹底將島嶼歸位於鬼島的位置，公佈於世人之後...

DR.WALKING (身影)：你已來到一片廢墟中...剛剛是妳自己寫的科幻小說嗎？有潛力！恭喜你了！

迷娃：沃爾德、金因著製作一檔「後核能時代」科技節目的特殊機緣，帶領著

全都由科學家、地質學家、人類學家、還有幾位兒童繪本作家以及著名生態詩人等等一行共35人…來到這座島嶼…

DR.WALKING (身影)：我要很高興的通知你，經過詳細的考量後，我們決定邀請你來「風之塔」，替我們革命性的事業體，作帶狀性的專題報導…

迷娃：就在這片沙灘上，他撿到這只蒙著沙塵的鏡頭。一開始，它只不過再平凡也不過的一個鏡頭…

DR.WALKING (身影)：雖然，可以這麼說，依你的寫作歷練而言，恕我直言你幻想是夠的，但缺少真實…

迷娃：可是當他拿起鏡頭朝向家鄉的方向時，在視線以外的一片塵土中，傳來一陣勾動他靈魂的聲音…

DR.WALKING (身影)：我們此次找你來，正是讓妳的幻想能落實到科學真理的一次大好機會…總之，恭喜了！請靜候…很快的…我們的行政公關部門，便會與你聯絡…。

迷娃：你是…

DR.WALKING (聲音)：叫我 DR.WALKING 就可以了…

迷娃：你…你在哪？

燈暗。

第一章 風之塔

DR.WALKING 是「風之塔」的超級研究員，他在遠處高階上，神經質地說著內心獨白。一旁，他的母親：濁，被關在一間類似廠區實驗室的門裡…掙扎著想脫身。

DR.WALKING (以下簡稱 DR.W)：我們生存在「風之塔」下；而這島嶼也只有靠「風之塔」的存在才能生存下去…。我們的石化產品「風之玉」是一種革命性的生產；現在為了解決「風之塔」附近，不斷滋生出來的作物病變，生態變形以及人的血液病變的問題，我們透過與國際最知名的基因改造企業 孟山都 的合作，將以創新和技術為全世界的農民帶來成功收益，幫助他們生產更健康的糧食、更好的動物飼料和更多的纖維；同時，我們致力於減少農業對環境的破壞…我們將以未來這項革命性的做法，讓全世界的人們都相信：就算在一片受過核污染的垃圾堆上，也能長出豐美的西瓜和美麗的稻穗…

濁掙扎著，發出劇烈聲響。DR.WALKING 走了過來開門…濁闖出門…。

DR.W：你這樣…唉…你知道我多心疼嗎？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是我故意要這樣…但，你知道…不是呀！是我需要你呀…。

濁只是笑著，握起一掌黑土，團成似乎是人形的一只泥巴。拿在掌中，笑著…

濁：(摸著 DR.WALKING 的臉頰)我吃了我的血肉，而後，將他們都化做血肉…

DR.W：(到一側) 看來是愈來愈嚴重了…該怎麼辦？但研究不能中止呀！這是我窮盡心血的結晶；也是家鄉唯一的出路。

慣性地看著手機，慣性的自言自語的回話；這一段，我們將鋪陳 DR.W 與他已死去父親的關係。顯然的，DR.W 一直想像著他自己不斷龐大起來的影子，就是他已經過世的父親——前風盛谷的總裁。

DR.W：是的，總裁…當然，保持海岸線的封鎖，但不影響我們港口的每日吞吐量，這毫無疑問是我們私人的港口…很快的，也就要變成我們私人的土地…白手起家，不忘回饋自己的鄉親鄉土！我們將搶攻時間，完成生化實驗的期程。是的！總裁…很快…我們便會再見面了！晚安…總裁…

濁：他已經走了…留下這塊土地和高塔給我們…他已經走了！你為什麼還這麼依賴他！

DR.W：他沒走…他永遠會活在我的心中…活在村民、活在世人的心中…

濁：世人心中…你什麼時候變成傳教士了啊！村民心中…村民都已一一離去…要不搬到不知何處去…都是他留下來的後果。

DR.W：你胡說什麼…該吃飯了！吃飯後，要…(哄媽媽記起什麼)

濁：(癡笑) 哈…要鑽進海裡，和溪王一起去找他，要問他：村民都沿著那芒草紛飛的母親之河，流浪到哪裡去了…

DR.W：別胡鬧了！吃完飯，要照醫生的規矩吃藥了！

濁：醫生誰呀…像黑影一樣！吃飯了！黑影醫生；吃飯了！吃飯了！黑影醫生的繼承人！

DR.W：(裝作順從) 是的，吃飯了！

濁：吃甚麼…

DR.W：我親手做的，你最喜歡吃的…

濁：(摀住對方的嘴) 噓…

DR.W：你又怎麼了…

濁：(將碗筷強交還給兒子) 我不想吃…

濁只是笑著，突而，便從背袋裡取出泥人…並要兒子和他一起玩遊戲…

濁：女媧搏土造人，煉石補天…有一天，變成了蛇身人面的模樣…來呀…還記得嗎？你小的時候，我帶你到旱溪的芒草叢去玩捉迷藏…你差一點…

DR.W：(笑了) 怎麼會不記得呢？(哄對方) 妳呀！說是要潛到河海的交會口去當鰻魚精，如果我抓得到你，你就帶我到天空去旅行…那時的天空，好晴朗，一片烏雲都沒有…

濁：對呀…(看天空，良久) 現在這雲，像一片好大好大的魔鏡…連接這那下面大煙囪的一陣陣魔煙…

DR.W：(也看) 甚麼煙？哪有甚麼煙啊…。(哄對方) 我要給你吃藥了！還要打一根血清解毒劑，就能將你血液裡的重金屬給一步一步清理乾淨…

濁：歐！這樣…我就只看到魔鏡…看不到魔煙了！是嗎？

母子倆，仍玩著捉迷藏的遊戲。母親閉上眼，裝作魔煙，說：「我來找你了！來找你了！」

你在哪裡...」DR.W 背過身去取了一支特殊的注射筒，站立。濁也站起身來，回頭看兒子一眼，溜出門去。

DR.W：（背身站立）還記得吧！那天捉迷藏…我走失了路，一直到夜色晚了，我終於找到你了…你記得，你向我說了甚麼嗎？（回過身來，發現媽已不見）

DR.W：（慌張）這裡是封鎖區，你不能亂跑呀！你去哪裡了！

濁在黑暗處的不知哪裡...伊說話了...

濁：傻孩子，沿著出去的路回來，就找到回家的路了…！

DR.W 手持針筒，望著站立的自己，垂首...匆匆準備出門...要去找濁。沒想到，迷娃——自由寫作者，背著包包站立在他實驗室的門前...

DR.W：歐！果然準時來了…

迷娃：對！我來報到了！

DR.W：歡迎來到這裡，你我的家鄉。

迷娃：您好，你就是那知名的…Dr…

DR.W：歐！客氣了！叫我 Walking 就可以了！現在網路上流行用與自己身分匹配的名子。

迷娃：所以您…到處…行走…

行走：可以這麼說，我行走世界…而且，為了環保、節能、對抗地球暖化，我盡量以行走來避免二氧化碳的產生…這是一種文明的表現…你呢？

迷娃：哈…（冷冷一笑）你行走，我迷失…叫我迷路的娃娃，「迷娃」好了！

DR.W：所以呢？有什麼特別的訊息想向我傳達嗎？

迷娃：倒沒有…我缺錢，我找尋題材…我還沒成名…這也是一趟旅行…

DR.W：OK！一趟青年返鄉之旅的寫作。完全如我所預期…這麼說好了…我找你來寫這篇特稿，是希望你能從相信科技對發展有絕對助益的角度，思考這專題的方向…

迷娃：歐！是嗎？這我會好好想想，但我也有問題想請教您！

DR.W：問題？（刻意）你不也剛回到這裡？是吧！

迷娃：酢漿灰蝶，你知道吧！

舞台上出現福島核汙染後大和蜆的靜照，迷娃扭曲的肢體...

DR.W：你小說中的主要符號與意象，寫得不錯…我都讀了！在你寄給我以後，我總想到我們家鄉的年輕一輩，其實本來就可以在自己家鄉，用創意來為這片天空彩繪更多的色彩…。

迷娃：是嗎！我的小說裡，最後…闖入那沙塵滿佈的鏡頭裡的，恰恰好就是僅存的一隻叫做：風向球的大和蜆，是它為這淪為廢墟的鬼島，找到最後仍有一絲殘喘呼吸的翅膀…和生存的風向…我是這麼想的…。

DR.W：我讀了！都讀了…你想以「大和蜆」，來列比想像中的鬼島和現實

中的福島。這是一種企圖，絕對是沒錯的。但，話說回頭，福島核災的經驗…與眼前妳踩在這片土地的經驗，完全是兩回事！更何況，這裡並非鬼島。

迷娃：是嗎？輻射物質影響的基因變形，和你們的生化研究，當真是兩回事嗎？

DR.W：就說嘛！你的想像力夠科幻，對於現實的觀察卻待進一步多重驗證。「大和蜆」原本有雙大大的翅膀及大大的眼睛；輻射污染後，翅膀沒了，眼睛瞎了…這叫：基因變形。

舞台上出現美麗正常飛蝶的形象靜照。

DR.W：我們的工作則是要把蝴蝶大大的翅膀與眼睛給重新找回來…

迷娃：是嘛…（換話題），我是寫科幻小說的，沒太多寫作新聞的經驗耶！為什麼找我…？

DR.W：第一，年輕人嘛！絕對需要工作機會；第二，你舅舅的故事，不由你來寫，誰寫呢？

以撿來的那只蒙塵的鏡頭，朝觀眾專注像拍照，舞台上便出現另一張變形後的海岸與六輕煙囪的巨照(no.1)。迷娃刻意將鏡頭朝向剛剛的方位…警覺的神色…

迷娃：你是知道的…博士，我小叔還住在這封鎖區裡…在這「風之塔」的下風處。他還在種西瓜嗎？

DR.W：當然囉！我們給他孟山都最新發明的基改種子，保證他種出又圓又大的西瓜來！

迷娃：這裡已經有十幾年，種的西瓜只有開花不結果，（台語）就是人家講「尙叢」。

DR.W：現在不必擔心這個，我們已經成功解決了這個問題了…

迷娃：是嗎？那為甚麼還封鎖這個區域呢？

DR. W：你有感覺到了嗎？

舞台上出現一具顯然走得很緩慢的時鐘影像

迷娃：感覺到甚麼？

DR.W：從你進來這裡…直到現在，你眼前得景像變得愈來愈慢了！你聽到的、聞到的、嗅到的，也將變得愈來愈慢…時間在這裡正漸漸變慢中…

迷娃：少來了！你是要說：你將時間給變慢了嗎？！這是你為「風盛谷」寫的科幻小說嗎！我可以考慮參你一腳。如果，你告訴我封鎖這地區的理由的話。

DR.W：生化實驗，是本企業的最大專長，封鎖是為了實現村民對「風盛谷」的願景；我將在這裡創造時間的奇蹟！

迷娃：時間奇蹟！看來你比我更有想像力！

DR.W：不是想像，是真實的！我父親遺留下來的文件中，數度提起他將利用時間沙漏在這裡創造出時間的奇蹟！

突間劇烈的爆炸聲響...DR.W 急著趕回去處理...迷娃也隨後跟上要去採訪

迷娃：甚麼聲音，應該就是爆炸聲…沒錯吧！

DR.W：「風之塔」例行的鍋爐反應而已…我回去看看…

迷娃：別呼攏我…我得跟你去採訪…

舞台另一端是封鎖區的鐵絲網下，扁擔像家將一樣進場，手裡揮著一把扁擔。迷娃遇扁擔舅...留了下來...

迷娃：阿舅！

扁擔：歐！是你喔！怎麼會回來這沒有人的家鄉…

迷娃：(台語)歐！有頭路…回來做採訪啦…

扁擔突而在一陣打擺子中倒臥地上，迷娃蹲著、有些慌張看著...

迷娃：你怎麼了！怎麼了！

扁擔：沒啦！最近村裡在拜溪王，我有時感覺自己好像跟著起乩，有時又覺得很渴。身體裡像是中了毒似的…

迷娃：你是不是受到甚麼汙染而患了怪病…我看過的重金屬汙染人體資料顯示，重金屬汙染是沉默的殺手，一開始潛伏在身體裡，而後轉成癌症…但，也有非常少數案例，因為神經末梢被汞侵犯的原因，身體會有打擺子的激烈反應…。

扁擔：你在說什麼?什麼殺手！說給人家驚的嗎?博士不是都有給我吃藥打針…應該不會吧！

迷娃：我扶你去樹下！

扁擔：沒事啦！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此時，突而又有劇烈的爆炸聲傳來。

迷娃：怎麼回事?是工廠的渦爐運轉出問題嗎?

扁擔：誰知道…每一次爆炸後，我們這出海口的上空都紅通通的，像是炸彈在港口轟炸一樣…

迷娃：你好一點了嗎！我要去看看..到底怎麼回事！

扁擔：好吧！你去吧！

看著紅通通的天空，想起戰爭，他又打起擺子..在「死旗」的一堆衣物裡亂翻找，竟找到一件軍服，穿上...混亂中，他說著...

扁擔：其實，在阮這個庄頭，很多人都往生了。但是他們都會回到我的身體裡來，這樣他們的靈魂又都找到了一種活下去的妄想。

穿著軍裝...他將在場的觀眾，都當作村中離去的村民，和大家說起故事來...

扁擔：(普通話)大家好！我是「平安」…扁擔的叔公，現在來暫時住在他的身

體裡…。(閩南話)阮大家村民歐！恁有人還記得我嗎…(朝一位觀眾)喂！你就是海口才仔～後生嘛！對否…我被徵去大陸當兵時，你爸爸才出生咧…。

(閩南話)你問我，我為甚麼穿這身軍裝…。(普通話)報告！七十師139旅台籍國軍，1946年冬天，從基隆整軍出海，三天三夜後抵達徐蚌會戰的戰場。會說國語，通訊、砲兵、廚房兼補給…(吶喊)殺…子彈快速地穿過我的胸口，血不停地流下，就像小時我貪玩被河裡的鰻魚咬到的傷口一樣，止不住的血流出。我倒在一層又一層已仆倒的人身上。聽到他們說：「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啊！」就聽了這句話，我決定一定要回家呀！

(普通話)家鄉就在眼前了。南風一陣陣吹過來。空氣中有酸臭味。在涉水經過村庄前這條乾旱「母親之河」時，遇上一位又一位和我一樣，揹著自己沉重的靈魂，卻妄想再回來這塊土地看看的鄉親，(閩南話)尹攏問我說：「故鄉在哪裡！故鄉就在我們腳底下了嗎？」(普通話)肺癌、肝癌、胃癌、口腔癌、大腸癌…子宮癌、乳癌…(閩南話)伊攏排成一列隊形，像是軍隊裡的士兵，伊講：「阮攏是同路人啦；阮要繼續行，要找到回家鄉的路…」尹還問我：「扁擔勒！扁擔勒！」我講：「恁找扁擔要做甚麼？」伊一口氣都作伙說：「阮要住在他身體裡呀！伊～身體勒！伊～身體在哪裡！」身體打擺子般像是中毒…卻一口氣撐著…

(閩南話)我講：扁擔的身軀就在村子裡最後那塊…那塊…田地裡…等恁呀！」一口氣撐完，扁擔脫去軍裝，像要迎接村民進到他身體，卻緩緩不支而倒地…我在這裡，我是扁擔啦！我的身體在這等你們啊！

燈漸暗

穿插 NO.1

舞台地面先出現濁水溪+煙囪的(影像 No.2)。而後，燈光漸亮，音樂聲+村民心跳聲；與此同時，演員以自己的身份登台，準備告白：

A(馨儀)靜態告白：前往麥寮，直面六輕開去，那根根煙囪真是呼嘯的怪物，398隻滅絕的獸，拯救的英雄在哪何求？吹南風時，會有大隻黑龍由那撲來，帶著酸臭滅絕。我卻是帶著羞愧地慶幸，好險現在不是吹南風。

B(識安)靜態告白：走在村子裡，望著一整排頹圯的紅磚三合院，據說都是因為癌症死亡無人為繼的老宅，而沿著這整排令人哀嘆的老房子走上河堤，遠方隱約可見的煙囪持續不斷運作著；心底恨不得把工廠所有的高層都抓來，強灌他們煙囪的臭氣，逼著他們赤腳走過整座村落的每一寸土地，用心體會空氣中瀰漫的無盡悲戚。

C(阿明)靜態告白：踏進台西村，看見的大都是老人與小孩，年輕人都住在大都市或都市邊緣，可是台西村卻比邊緣更邊緣，他們的生活離都市價值太遠，所以都市的目光從來就不會放在這行將就木的農村，是誰害了這祖居母親

之河濁水溪畔一代過一代純樸的村民，老人指著對岸矗立著398根排放著濃烈酸臭味的煙囪。

D（李薇）靜態告白：一望無垠的木麻黃防風林，井然有序地排列著，繁茂的綠葉高度及胸，好不容易才得以殘存樹梢的禿枝，暴露在海風中，看起來稀稀疏疏地搖曳，刺骨的海風從禿枝縫間襲來，忽——忽——不時呼嘯而去，小鳥似乎與風兒嬉戲，全身承受的強風，飛起卻不斷後退。

燈暗。影像 X.Y.Z 出現..。

燈亮時...

(12月3/4月紅)(12月5/6)立儀牽著里美的手，提一桶濁水溪的土走向舞台中央，將土倒在舞台上，將土給抹平...站立...說話後...離去。

月紅:15歲離開家鄉到五分埔車衣做女工,但我一直站在家鄉的土地上。我擔心這樣的空氣給孩子帶來的威脅。

立儀:我不離開，但是這樣的空氣給孩子帶來的是立即的威脅，就算有一天，我不得已帶著孩子離開，我們將永遠站在家鄉黑色的土地上。

燈暗

第二章 時間沙漏

燈漸亮，濁現身，但她頭上戴著一頂工業區遺留下來的防毒面具。

濁：女媧忽然醒來了。伊似乎是從夢中驚醒的，然而已經記不清做了什麼夢；只是很懊惱，覺得有什麼不足，又覺得有什麼太多了。煽動的和風，暖暻的將伊的氣力吹得瀰漫在宇宙裡。伊揉一揉自己的眼睛。就看見了你，在他巨大的影子下，拉我進去一起編織一個裝滿謊言和騙局的網...

Dr.W 現身，卻彷彿是濁腦中的聲音與她對話著

DR.W：這不是謊言，是時間的奇蹟！時間呀，在我們風盛谷裡漸漸變慢了！這可是他遺留下來的文件裡所提到的奇蹟預言，我們再也不用害怕死亡。

濁：我總是夢見自己的血管裡滿溢著潰堤的血水！那血是黑色的濁流，逆著村莊堤防外的河道，往上游...像夏日的洪流般，不知要奔向哪裡...下一刻，洪水溢出了堤岸，張開黑色的血盆大口，吞沒了村莊前那一整排的老厝...啊！一根樑柱在堤岸上飄過來、盪過去...活像一具浮屍一般，張著無言的嘴巴。像要和我說些什麼...永遠無法猜測的什麼！

DR.W：這都只是夢！你吃了藥，昏沉了過去...但是，你不都又醒過來了！...雖然扁村民最近又接連發作了好多次！就最新的血液醫學報告顯示，我給你們服用的藥物，愈來愈抵擋不了新變型的病毒了...但只要有了那神祕的「時間沙漏

，將風之塔上空那個破了洞的一角給補起來，讓時間變慢...我們便能活在一個

完全封閉的實驗區裡，與外界隔絕…像一處科學新世代的桃花源，每一個
人都能活得更久，不怕死亡的到來…難道你不關心他們嗎？

濁：是這樣嗎？都是罪…現在回過頭來吞噬…吞噬…文件，你說的文件在哪
裡？

**DR.W 沒有回應，背過身去，濁一人獨白…子宮裡是滿滿的汞和鎘…還有指涉是嬰兒時的
兒子。這時，DR. 會再從後面現身，看著濁…。**

濁：我又看見自己身體裡的血管，在那逆沖的河道上，滾滾濁流朝著我的子宮
奔流而來。我夢見你圓滾滾像一顆小西瓜般，在我肚子裡的水床上滾動…
滾動。外頭就是我們一起夢想的旋轉木馬…轉呀！轉呀！突然間，我的身
體一陣子的抽動、痙攣…我看見你扭曲的身體在我的身體裡不斷擴大、擴
大、擴大…我的肚子裡全部都是 pm2.5 突變而成的汞和鎘…你歪曲的臉、突
露的眼珠和扭得像樹根的手，像是一本被泡在實驗用的玻璃瓶裡的童話
書，你要向我說什麼說不出的童話故事…而那黑影就站在那玻璃瓶子外的
實驗桌旁，他慌張地笑著…笑著…說不出一句話來…恐怖呀！多麼恐怖的一
場夢呀！

扁擔活像一具遊魂現身。

扁擔：（大聲）渴啊！是你歐…博士咧？他說要給我新品種的基改種子，怎麼不見
人影？

濁：還在海埔的那塊下陷的土地上種西瓜啊。不是鹽化狀態越來越嚴重了嗎？

扁擔：無洩驚啦。博士說：基改的種子不怕鹽分啦。再怎麼說，那都是祖先留下來的土
地呀。

濁：你還好吧！活像一具遊魂似的，在這裡盪來盪去的…

扁擔：我想是身體裡的重金屬在吞噬我吧！渴呀！

濁：你還撐得住嗎？

扁擔：我還可以！用我阿公的靈魂在身體裡抵抗著。但是…我自己的靈魂好像
都要從我身體裡被抽光了…阿公…阿公…（頭暈跌坐）渴呀…這乾旱的大
地！博士給的這些西瓜種子是可以開花結果沒錯，但怎麼樣也沒有我們年
輕時候種的好吃，而且不到一兩年，就又要買更新的種子，那些蟲子夭壽
厲害，人要是這麼厲害就好了。

濁：好幾晚我都看見了這裏又像以前一樣，到處都是滿滿的西瓜田，每個人拖
著好幾輛貨車載著西瓜在大馬路上叫賣，老街上滿滿的人，附近好幾個庄
頭的人都特地跑來買。

扁擔：作夢還以為是真的。但是，我們需要母親之河的水，才種得出從前的那
種西瓜來！

迷娃從地道裡爬出

迷娃：這從實驗室延伸過來的地道一頭通往攔河堰…另一頭…

濁：另一頭…通往未知的神話…「時間沙漏」

迷娃：你是指 DR.說的「時間沙漏」…。可以將「風盛谷」時間給靜止下來！

濁：它另有神奇的作用…

扁擔：什麼樣神奇的作用？

濁：我們被風給封鎖在一個密閉的玻璃屋裡，外頭的人都指指點點我們是這世界最後的難民；溪床上在乾渴中起乩的溪王，他手捧著一個像沙漏般的啟示錄…他說：「將沙漏放在神秘的大樹下，一切都將改變…」

迷娃：怎樣的改變…

濁：我不知道，我要去找溪王…我要去問他…

濁說著，隨之鑽進地洞裡…朝地洞另一端前去…這時，吟唱詩人曾伯豪唱：〈南風起〉恆春調。迷娃與扁擔轉過身去，看著遠方的煙囪，待第二段後，轉身回來看影像 NO.3--

南風起 詞曲 曾伯豪

南風一起白雲煙 飛來庄頭臭舖蘇
害得西瓜全恹顛 若要休息魚不願

環境汙染難回頭 等待報應時辰到
莫怪運命駛還頭 當初看伊歸庄壕

美麗島嶼是阮家 小小土地同社頭
黑氣假白雲落喉 人人病痛纒嚨喉

南風起~~~~ 雲變天~~~~~

扁擔：都以前的事情了！他們都離開了！

迷娃：家鄉的問題恐怕還沒結束！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城市裡住？幹嘛非得在這封鎖區裡種西瓜啊。

扁擔：雖然我也不想種這些什麼基改西瓜。但是，作食人嘛！祖先就在這裡種西瓜了，怎麼能說放棄就放棄…你可能沒印象了，以前這裡還到處都是西瓜田，你不記得了喔？你小時候都是我給你帶大的…

迷娃：(閩南話)我知啦！

扁擔邊說，邊去舞台斜坡下捧一顆大西瓜出來給迷娃

扁擔：記得有一次趴在西瓜上，結果西瓜一滾你就跌倒了，哭著一直用手打西瓜，結果打到整隻手都紅通通，大家在旁邊笑成一團。

迷娃：我怎麼一點印象都沒有…

迷娃回到童年時候的歡笑時光，幾乎忘我地玩著大西瓜。這時，活像遊魂般的扁擔在迷娃身後瞧著童年時的女兒…燈暗。

穿插 NO. 2

舞台地面再出現濁水溪+煙囪的(影像 No.4) , 這一次方向卻是倒過來的。而後, 燈光漸亮, 音樂聲+村民心跳聲; 與此同時, 演員以自己的身份登台, 準備告白。

燈漸亮, 音樂聲出: 村民心跳聲

A (馨儀) 動態告白: 其實他們是最無所求最認命的一群人了, 多少人一生就在這, 漁收農耕, 靠天地人情吃飯, 確遭到此劫。越辛勤耕種的, 越是受害, 因為長年待在戶外。是誰說辛勤才有福報? 他們的福在哪? 詹教授說, 妳還是帶著女兒走吧。許震唐說, 原想退休後回來耕種, 現在再也回不來了。許桑說, 這裡終將死滅。

B (識安) 動態告白: 財團與農民, 地方政治派系與黑道勢力, 只是想塗個生存, 卻終究必須把自己丟進人與人之間混亂的泥沼; 只見孩子津津有味閱讀著異國風情, 許個健康的未來走向遠大吧!

C (阿明) 動態告白: 一口氣, 多難啊!! 悶啊!! 咳啊!! 都快忘記, 年輕時那一口新鮮的氣了, 那放眼就能望見的中央山脈的輪廓, 那雙手探入濁水溪口就能滿手鰻苗的榮景, 更愁的是數鰻苗的歌聲也越來越短甚至已然禁聲, 一口氣, 多難啊!!

D (李薇) 動態告白: 「暴風雨來襲時, 滾滾湧過來的海水, 使草木與堤防一起崩壞, 由於海水猛烈, 即使草木的根已深入土中, 還是起不了作用, 接二連三地流走, 因此, 我們在夜半時, 做成人梯, 以身體去擋住海水。」面對無止盡的經濟發展謊言, 我們只能用我們的肉身面對面的來抵擋。

燈暗

第三章 南風

風起, 六輕運轉聲出...燈漸亮, 扁擔在舞台上種田, 一旁是他的一支扁擔...

扁擔: (一個人孤孤單單的插秧, 往空蕩蕩的四處找人影, 突然間, 一隻腳愈陷愈深到泥土裡) 欸欸...! 怎麼會是這樣? 我的腳越來越深陷進這泥土裡去了! 啊! 啊! 差些就要給這土給吃掉了! 你們快來救我呀! 快來呀! 你們是都跑到哪裡去了! 留我一個人下來, (拿一把土在手上) 陪著這些把我的一生都快給吞掉的泥土。(將泥土塗在臉上, 跳起車鼓來) 來呀! 快回來呀! 回來陪我一起跳車鼓舞啦! (好像在跳他身旁不見蹤影的老農友的舞步...) 對啦! 就是這樣呀! 我們都很久沒在一起種作了! 以前, 阮在田裡跳車鼓, 就是和土地在談戀愛; 現在, 土地被我們遺棄, 阮攏變作土地的冤仇人啦...。

Dr.W 看著扁擔跳車鼓, 一會, 進場。

Dr.W: 扁擔伯, 很有精神啊。

扁擔：土地看到人沒精神也是會難過的。
Dr.W：沒有人比你還喜歡這裡了。
扁擔：你不也還是留著？這裏的祖先神明可是都看著你長大。
Dr.W：是嗎，現在的情況不會讓你覺得被他們拋棄了？
扁擔：他們一直都在，我感受的到他們的歉意、知道他們在等待。
Dr.W：等待什麼？
扁擔：等待我。
Dr.W：你不怕死？
扁擔：真正的回家沒有什麼好害怕的。你怕死？
Dr.W：不怕，我只怕根本沒有誰在等我，就只是閉上眼，進入永遠的黑暗。再也見不到任何人。
扁擔：免驚！趴在土地，聽土地要跟你說的話…就是因為你站著太高才聽不見。

Dr.W 趴著聽土地的聲音，錄音播放：

迷娃：驗血報告是怎麼回事！
Dr.W：我在解決問題…
迷娃：這些驗血報告指證歷歷，難怪你要封鎖這裡！
Dr.W：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這裡，作物被持續突變的病菌所害，我要找到治療血液病變的血清，給我時間！
迷娃：我要把我知道的這些都公諸於世！
Dr.W：我已經請相關部門，把這整個村莊的網路訊號都隔絕，當時間愈來愈緩慢，我們就都可以活在沒有死亡的時空裡了
迷娃：沒有死亡的時空！那樣…我們還算人嗎？我們還活著嗎？土地早已經沒法呼吸了！我不想活在沒有時間的實驗區裡…你說的等活…就是等死！
Dr.W：想想你阿舅…你不想和他多待久一點嗎！
迷娃：(施工聲)外面那是甚麼聲音？
Dr.W：我們要徹底封鎖這裡…
迷娃：瘋了！你真的瘋了！

迷娃從遠處大喊扁擔，Dr.W 跟扁擔道謝告辭，迷娃上場

迷娃：這裡要封鎖了，快點離開。
扁擔：來田裡陪我跳舞啦！免煩惱啦！我會想辦法把你送出去的。
迷娃：什麼時候了！還跳舞…走了啦！
扁擔：(彷彿看見往生的順仔)順仔！你這樣跳不行啦！卡萩條咧！
迷娃：沒時間了！快啦！
扁擔：不行啦！我要跟祖先葬在同一塊地上。
迷娃：你講這什麼話……
扁擔：不管怎樣，你要離開這裡，我們家不是基因改造的歐！
迷娃：什麼基因改造？
扁擔：你不知道基因改造的種子就只能種一次，沒有生殖能力。有沒有男朋友？帶回來給阿舅看一下。
迷娃：什麼跟什麼啊，都這個節骨眼了還開玩笑。
扁擔：我不出去了！…順仔、空仔和阿財啦…做伙來跳車鼓舞

扁擔自顧自的跳車鼓，在舞台後側；迷娃無奈地蹲在一旁；濁從左舞台地道口出

濁：過去河流從許許多多大小不一的石頭縫間，不停地淌流，暴烈的洪水將石礫泥沙一起沖刷下來，留下了黑色豐沃的土泥，現在水泥鋪蓋了整個河道，沒有呼吸浸潤的空間，灰色單調的水泥溝渠將水全帶進日夜不停工的工廠，我腳下的土地，乾渴的龜裂，沙塵飛揚，泥偶沒有水份怎麼樣也捏塑不起來。

濁：(對迷娃說)有水嗎？

迷娃拿出自己的水壺遞給她

濁：溪王說找到「時間沙漏」可以讓這<風盛谷>毀滅而後重生…

迷娃：也可以將時間停止…

濁：就在這裡度過餘生嗎？還是，應該要去追尋重生的機會？這條通道沿這坡地往上，原本是「風之塔」為埋地下管線，所挖的地道…它可以通往溪王那棵樹。

扁擔：啊！你說的就是南方城市發生氣爆時，我們一起佔領的地道，我和順仔、阿財還在那裏討論抗爭的行動！好！做伙來跳車鼓來去找呀！

扁擔將泥土塗在臉上，狀似也瘋狂地跳著極樂的車鼓，濁跟上，也跳了起來

扁擔：跳舞啦！在自己的土地上跳著舞…去找「時間沙漏」吧！

濁：跳吧！你是註定要留在這裡，看見毀滅後的家鄉如何再生的…。

迷娃也跟著跳了起來，迷娃扁擔隨後進到地道；留下濁在舞台上做「犧牲之舞」。唸歌詩人伯豪彈奏月琴

李宜滄唱 RAP：Pm 2.5

A

在都會最為熟悉的捷運站出口
人來人往,卻沒有一張臉孔
專注於另一張臉孔,因為陌生
你一定會這樣說,是的,
就是在這樣的陌生中
我們走進 pm2.5 的天空下
你一定會問:「什麼?」
我說「pm2.5

A2

別怪我語氣顯得冷漠或有些不在乎
這都是向穿梭過街的人群學的

如此,你一定會繼續追問:「什麼? pm2.5

這時,我神祕地戴上一只 N95 口罩
空氣中落下無聲無息的塵霾
就有很多臉孔回過頭來看我
表情一致,像是都在說:「沒用啦!」

A3

所以接下來必須趕在呼吸的下一秒前
趕在陌生的面龐,還沒轉回頭去之前
掌握最快最快的語言與節奏
最快最快的說:一根頭髮的28分之1
肉眼難辨的懸浮微粒…還有,還有
直接進入血管,穿透肺部氣泡
隨著血液循環暴走全身
瀰散天空,入侵泥土,污染河川

B

所以,你已回到家了嗎?
所以,你還在回家的路上嗎?
所以,你還在呼吸嗎?
所以,你還在想 pm2.5是甚麼嗎?
它正一步步靠近你
像隱形的殺手,一步步靠近你

如此,跟隨水鄉的足跡
來到母親之河的出海口
Pm2.5 只像浮在天空的一片片雲
勾繪出各種各樣的魔幻畫面
從魔獸般的398支煙囪 噴出
而後,無聲無息的 降落下來
逆流在我們的血管中

扁擔與迷娃二人抵達<時間沙漏>所在的大樹下,找到了時間沙漏。透過燈光設計,<時間凹槽>首次出現在舞台中間,三人為在時間凹槽旁。

扁擔:(起乩,變成溪王)這裡是女媧留在「風盛谷」的子宮,把時間沙漏放進
裡面的凹槽,幾百年累積的地下水就會流出來,想要改變就得付出代價…
濁:女媧子宮裡流出生生不息的水……
迷娃:這樣河水就會暴漲,這麼多水一口氣流到下游……風之塔的攔河堰一定
承受不住,我們就可以中止風之塔的運轉!

Dr. W 上,扁擔變回原來樣子

Dr.W:幸虧我有警覺,不然我的計劃差一點就要被毀了。摧毀總是會有種快

感，這點我知道，但少了風之玉的生產，我還有什麼籌碼跟政府談判，保護這個村莊。

迷娃：說得這麼好聽，保護？怎麼個保護法？等待你漫長的實驗有了成果嗎？

Dr.W：所以把時間沙漏交給我吧！迷娃，你也看過驗血報告，難道你不想要你舅舅活在沒有時間威脅的世界嗎？

迷娃：…

Dr.W：再說當局和財團勾結，為了掩埋這裏的醜聞，避免輿論引起人民的抗爭，網路上已經找不到任何與「風盛谷」相關的關鍵字。

迷娃：怎麼會…這裏將要成為一個世人所遺忘的村落了嗎…

扁擔：這裏已經早就被遺忘，大家都離開了，我和這塊土地也都被重金屬污染了，再這樣活下去也沒什麼意義，我想要土地回到以前的樣子，就照溪王指示的。

濁：讓大水摧毀風之塔，整座村莊淹起大水，就像百年前這條河泛濫成災，當局猝不及防，我們就趁這一片混亂逃出封鎖線。

Dr.W：等等…我們逃不出上游河堰潰堤的大洪水…就算逃得出去，扁擔伯和受重金屬污染的我們，也只有等死一途…永遠活著，不是更好的路嗎？

迷娃：我們都逃不出去…讓時間暫停吧！不要急著做選擇，繼續活著就有可能…

燈暗。DR. 站在未開的汙泥池蓋上方…。燈漸亮…

Dr.W：沃爾德·金悄悄脫離了隊伍，獨自朝著鏡頭中迷霧的方向走去。迷霧像是催眠曲，夾雜著母親的歌聲。回過神來時，發現自己站在一望無際的海岸邊，四周是漆黑荒蕪的廢墟。然後，看見了自己，或者說是一位穿著純白實驗衣的男人。恍惚中好似看見，一隻大和蜆由海岸間飛出，於是那潔白男人身上流動著的血管。男人的血不是紅的，而是閃耀陰暗著各種金屬色澤。慢慢的男人開始扭曲，卻仍笑著。周圍的迷霧其實是一縷縷酸臭的亡魂，在酸腐中自己也開始扭曲……。

燈暗，汙泥池打開…。

音樂、數鰻魚的影像進。四人在舞台後方的汙泥池裡跳鰻魚舞，並網吊，且誦詩：生存

睜開眼，看見一起蹲著的身體

在鐵絲網前，準備站起身來

霧霾，降落在家鄉每一寸土地上

來吧！來聽聽我們的心跳聲

錯亂的節拍，是根在田土裡爆裂的聲音

是鰻魚的靈魂，在劇烈的掙扎

是斷了氣的西瓜，在尋找呼吸的方向

來吧！來聽聽我們的心跳聲
是一具肉體在底層放膽的歌聲
凝聚著、孕育著多少希望
在黑色的汙泥裡

紅色警戒、紅色警戒...拉緊我們相連的臂膀
不在他鄉，就在我們斷了氣的家鄉
我們呼吸！我們呼吸！呼吸就是一種反抗

起身時，雙腳踩進黑色的汙泥裡
黑色，是母親之河的顏色
黑色，是日曬留下的顏色
汙泥，是勞動生存的疤痕
汙泥，是抵抗污染的印記

透過燈光設計，〈時間凹槽〉再次出現在舞台中間。

迷娃:(拿到沙漏) 機會只有一次，我們該如何選擇？是抱著時間的希望妥協，還是相信毀滅後的新生？我該相信甚麼？扁擔和濁相信溪王，但溪王是否只是幻想？博士相信科學文件，但那真的是真實嗎？會不會去相信只是不用自己下決定的藉口？如果沙漏不會帶來洪水，也不會帶來時間的奇蹟，那我們該……

燈暗

里美牽媽媽立儀的手，再拿出一袋濁水溪的土，倒在台上...演員與里美在台上玩泥砂...舞台影像出現 立儀(月紅)參與抗爭場合的演說紀錄...演說聲音...漸放漸大，立儀(月紅)也跟著在現場說出他講演的話。

燈暗。燈漸亮時...伯豪伴奏出場，與開成兩人在台上<落語>。

Pm2.5 落語

在月琴伴奏及唸唱下，化身做溪王的落語人開成端坐舞台中間。唸歌詩人曾伯豪的在舞台的另一側。

溪王：就在人來人往的捷運車站，沒有一張臉孔願意多看另外一張臉孔。不是因為陌生，而是因為熱情被煙霧給遮掩了，而我們就在這煙霧之中，走入另一處下著 pm2.5的天空下...我是來自濁水溪出海口的溪王..大家好！

在捷運到站的音樂聲中...以下,路人部分,由伯豪來扮演。

阿坤：阿達，你怎麼在這裡？
阿達：阿坤！好久不見了吽！欸？你手上拿的…
阿坤：喔，我昨天收到我爸的驗血報告，然後晚上就夢到溪王…啊你，
阿達：是啊，我也收到我媽的驗血報告，
阿坤：所以你也夢到了？
阿達：嗯，就我們兩個人嗎？啊溪王不知道來了沒…(回頭嚇一跳)唉唷！嚇死人喔！你在後面怎麼也不說一聲！
溪王：嘿嘿，我早就在這兒等你們啦，還以為，你們離開家鄉太久，已經看不到我了，嘿嘿嘿…東西都帶來了吧？…好，好
阿坤：啊你找我們來做什麼？
溪王：我們今天啊，要幫台北的人們驗驗血。
阿達：哈？幫天龍國的人驗血？人家給我們驗嗎？
溪王：會的，會的，我們邊走邊說，快去买票呀！
阿達：嘿嘿，三十年了都沒做過捷運…哇啊！啊你怎麼都會操作啊？
阿坤：上面都有寫好不好，你是在…拿著拿著！
阿達：喔，謝謝…啊這個我會，在這裡囉！一下嘛對不對，欸！？他怎麼沒買票就已經在裡面了？
溪王：(笑而不答)走啦，車來了，上車吧。

阿達：欸？啊我們為什麼要給阮港都人驗血咧？
溪王：因為 pm2.5 啊~
阿達：啊？什麼東西？
阿坤：嘖，pm2.5 啦…
阿達：什麼 pm2.5 ？？
阿坤：(神秘地戴上 N95 口罩) 嗯！
阿達：我問你什麼是 pm2.5，你是在戴什麼口罩啦！…唉唷！還跟我打啞謎喔。欸，不過說到口罩，這捷運上戴口罩的人還真多耶，哇啊！快要跟滑手機的一樣多了。我來問問看…先生先生，請問一下，你為什麼要戴口罩？
乘客：我感冒…
阿達：喔喔，對對，最近各種流感都很嚴重，保重保重！…小弟弟小弟弟，請問你為什麼要戴口罩？
乘客：我氣管過敏…
阿達：唉唷！這麼小就氣管過敏喔，保重保重…小姐小姐，請問…
溪王：喂喂喂，不要到處問了，說不定人家有什麼不方便說的咧。其實戴口罩啊就是因為 pm2.5，空氣有毒嘛，總得戴著口罩的。而且這 pm2.5，跟你們父母的驗血報告也有關係，
阿坤：是喔！？
溪王：不然你以為咧，沒事幹嘛驗血？來，給我給我，我先來幫你們看看父母的驗血報告…喔，我認識他們，農民，與土地共生，中生勞苦，流年不利，空氣汙染，土地壞死，身體生活，隨之頹圯…嗯，看出來啦！
阿達：看出什麼？
溪王：他們都是典型的被人吃的血型！

阿坤：哈？我只知道有 O 型 A 型 B 型 AB 型，怎麼會有什麼叫做被人吃的血型？

溪王：嘿嘿，你說的那種分法實在太一般啦，頂多拿來猜猜人的性格，又能如何？其實啊，人的血型不過就是被人吃的跟吃人的，還有一種既吃人又被人吃的。等等下車之後啊，你們也去幫來往的人驗驗血，測測血型吧。

下一站 pm2.5(四種語言)，門開，三人下車，車外酸臭難耐。月琴聲狂奏

阿達：哇啊！咳咳！這空氣是怎麼回事！？

阿坤：對呀，怎麼…咳！怎麼這麼臭啊，咳咳…

溪王：快去幫他們驗血吧，

阿達：你好，我幫你驗一下血好不好，欸？別走啊…

溪王：有了…

路人：什麼！？我的，我又沒有讓你驗過血？

溪王：嘿嘿，早就驗過啦，來來來，我看看…嗯…，上班族，雙薪戶，倆孩子，買不起房，嗯…看出來啦！

路人：甚麼！！？

溪王：你這也是典型被人吃的血型。

路人：被人吃？我又沒犯錯，被誰吃啊？吃人是犯法的啊！

溪王：嘿嘿嘿，當然有人吃得了你啦，你被貪官汙吏吃，被財團奸商吃，被公司老闆吃，被房貸車貸吃，回家還要被老婆…喔！嘿嘿…這就不提了。嗯？有意思，看來你同時也具備吃人的血型。

路人：什麼？我一個小市民，怎麼可能吃別人？你說我吃誰？

溪王：那可說不定喔，這年頭的社會結構，你不知不覺就能吃死許多人喔~嘿嘿。哎呀？而且你這血液裡還含有不少的 pm2.5 喔，

路人：怎麼可能，我住在大安區耶，哪裡來的 pm2.5？

溪王：嘿嘿嘿，pm2.5 無所不在，你住在哪裡都跑不掉的。…來來來，感興趣了嗎？你們各位的驗血報告都在我這兒呢！別擠別擠！排隊，守秩序！不是說嗎？台灣最美的風景就是人！！你們兩個幫忙指揮一下…排隊！一個一個來！！…

溪王：嘿~呀，忙了一整天了啊？辛苦你們兩位啦，要不要跟我去…(手勢)嘿嘿喝一杯啊？嗯？不去？累啦？好好，那趕快回去休息吧。嘿嘿…

阿坤：不知道那傢伙到家了沒…(播手機)…阿達，你到家了沒？

阿達：還沒，我還在回家的路上，

阿坤：啊你還在呼吸嗎？

阿達：我還在想 pm2.5 的事…

阿坤：不要想了啦！等一下毒死你，快回家了啦！

南風起 詞曲 曾伯豪

南風一起白雲煙 飛來庄頭臭舖薛
害得西瓜全控顛 若要休息魚不願

環境汙染難回頭 等待報應時辰到
莫怪運命駛還頭 當初看伊歸庄壕

美麗島嶼是阮家 小小土地同社頭
黑氣假白雲落喉 人人病痛縶嚨喉

南風起~~~~ 雲變天~~~~~

溪王：你們大家都回到家了嗎？收到驗血報告了嗎？嘿嘿…

End